

中宣部、中央电视台、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
“中国好书”获得者

史雷 著

凤

凰

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代出版

史 雷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台 / 史雷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4 (2017.6 重印)
ISBN 978-7-5397-9570-6

I. ①凤… II. ①史…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4558 号



FENGHUANG TAI

凤凰台

史 雷 著

出版人: 张克文 策 划: 阮 征 责任编辑: 阮 征 陈明敏
特约校对: 李婷婷 装帧设计: 侯 建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25 插页: 8 字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570-6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与史雷同志在鲁迅文学学院的作家班上相识，之前读过他的《将军胡同》。我对近些年刚走上文坛的年轻人，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一直怀有敬意，觉得他们较少受到极左教条的影响，思想开放，肩负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希望，阅读他们的作品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所以花了几天时间读了书稿，记下了一些体会。

短篇小说集《凤凰台》中的作品大体属于童年回忆一类的小说。近年这类作品颇有蔓延之势。童年回忆小说可以是儿童文学，也可以不是儿童文学，主要看叙述者和描写对象之间的距离而定。《凤凰台》主要不是突出当前的叙述者所站的这个点，而是努力突出经历时的儿童生活场面，将读者直接带到现场，是儿童文学的写法。《变脸》



《老虎凳》《完美游戏》《凤凰台》诸篇，虽隔着一个遥远的时间，却历久弥新，有带露摘花的鲜活感。即使从今天的读者的角度看，人物、故事也栩栩如生。

但毕竟隔着一个遥远的距离，经历因时间的醇化而变得醇厚了。回忆从不只是个人的回忆，个人回忆是在集体回忆的框架中进行的。回忆中事物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不仅取决于当初的经历和经历时的所见所闻，更取决于回忆时的集体意识及回忆者对这种集体意识的选择和改造。

《凤凰台》中的作品主要是已经进入新世纪的作者回忆自己童年时的故事，既不像“五四”一代作家更突出具有个性色彩的启蒙意识，也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更突出具有阶级斗争特征的社会意识，作者选择的更多是一些有文化感的历史场景，弥漫其中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氛围。看戏、耍把式、闹花灯、养鸽子，看似都是寻常的日常生活，却包含了比一般日常生活更多的东西，那就是对美好



人性的凸现。《变脸》写到不同阶层间的沟壑，但随后又被巧妙地填平了；《老虎凳》写到儿童对文学宣扬的英雄精神的向往，却被告知游戏就是游戏，“老虎凳”不是玩具；《凤凰台》的主题虽略嫌显露，但对有过错者的不弃不离仍让人感动。这又使作品在对日常生活娓娓的叙述中带上一些反思的深度。

这些作品的叙事技巧也很娴熟。童年小说即是现在的叙述者对当初经历的言说，作品的首要技巧即为如何处理这两个层次间的关系。《凤凰台》中的作品一般都将现在的这个点处理得很淡，叙述者不具实体而只是一种目光，不露痕迹却无处不在，语言也很流畅。这是一个不低的起点，假以时日，必有更大的发展。

吴其南

2017 年3 月17 日

颂

137

黑玉

160

桃城烧

181

血色门神

198

远去的誓言

后记

221

我的故乡是儿童文学

226

作品原载出处和获奖情况

目录



物

风

111 90 71
闹花灯 三大旗 凤凰台

59 42 23 3
完美游戏 黑手张屠夫 老虎凳 变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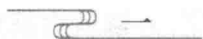
风

古桥镇上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最气派的就是万寿宫。

万寿宫也叫山陕会馆，有四进院子，迈进大门的第一进院子最宽敞，高大精美的戏台就在这个院子里。



变脸



万寿宫的山门上终于挂出了古桥镇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小黑板,这个小黑板已经有半年多没挂出来了——

本周日晚七点,万寿宫戏台上演川剧《空城计》,主演者:庾宗泽。

“庾宗泽回来啦,可以看《空城计》喽!”第一个看到小黑板的孩子兴奋地在街上边跑边喊。



当镇上孩子们的声音接力般传进两公里地之外的部队大院时，杨树惊讶地问万柳：“庾宗泽是谁？《空城计》不是诸葛亮计退司马懿吗？”

万柳也摸着脑袋回问：“庾宗泽是谁？我家还有连环画《空城计》呢。”

“走，上墙头。”杨树一挥手，便朝大院南边的围墙跑去。万柳连忙跟在杨树屁股后面，生怕被他甩掉似的。

两人几步便跑到围墙底下，杨树看了看万柳，说：“上次爬墙，是你踩的我……”

杨树的话还没说完，万柳就表情痛苦地蹲下身子。

“还没踩呢，你就龇牙！”杨树边说边踩着万柳的肩膀爬上了墙头，然后将手伸给万柳，一使劲儿，万柳也爬了上来。

跨坐着的两人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头，快速转动脑袋，搜寻着刚才传来声音的地方。

围墙外是大片庄稼地，没有人，一切都静静的，仿佛刚才的声音没有出现过。

“喂，庾宗泽是谁？《空城计》是怎么回事儿？”杨树大声喊。

“对，庾宗泽是谁？《空城计》不是连环画吗？”万柳也大声喊。

庄稼地里的几只麻雀被喊声惊着了，“扑啦啦”扇动着翅膀飞上了天。

“刚才的人呢？”杨树看着庄稼地失望地问。

这时一个孩子提着裤子从庄稼地里站起来，问道：“你们大院的孩子连庾宗泽都不知道？连《空城计》都没看过？”

“谁没看过《空城计》了？不就是诸葛亮计退司马懿吗？”万柳不服气地回答。

“那你们还问庾宗泽是谁？”那个孩子接着问。

“《空城计》里没有庾宗泽这个人呀？”万柳着急了。

“哈哈……”又一个孩子从庄稼地里提着裤子站了起来。

“笑什么？”万柳更急了。

“哈哈……”庄稼地里的两个孩子笑得更厉害了，一边笑还一边喊，“大院的娃子真可怜！”

大院的孩子从来都有一种优越感，如今竟被大院外的孩子嘲笑，这让杨树和万柳脸上挂不住了。

“走，下墙，别问他们了。”杨树朝万柳一使眼色，两



人先后跳下了围墙。

大院外的两个孩子更加得意起来，他们从来都是羡慕大院的孩子，这一次他们终于有了骄傲的资本。

“哦，大院的娃子真可怜！”院外的孩子继续夸张地喊。

“走，咱们去一趟古桥镇。”杨树狠狠地说。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万柳也狠狠地说。

沿味河岸边的柏油马路走上一公里，然后右拐踏上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用不了多久，就能看见两排长长的灰瓦白墙的房子，那就是古桥镇了。

古桥镇上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最气派的就是万寿宫。

万寿宫也叫山陕会馆，有四进院子，迈进大门的第一进院子最宽敞，高大精美的戏台就在这个院子里。

杨树和万柳的父母曾经带他俩参观过万寿宫。杨树记得当他第一次看到戏台屋檐上那些精致的五颜六色的陶瓷小人时，曾想爬上去把陶瓷小人掰下来玩。

“那可不行，这万寿宫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文物。”父亲这样告诫杨树。

两人来到万寿宫门口的时候，许多镇上的孩子正在山门前的空场上玩耍。

这群孩子看到杨树和万柳，都一脸的惊讶。

大院的孩子和镇上的孩子从来都没有来往，部队大院有自己的子弟学校。

夏天在味河里游泳，大院的孩子只要往河岸的沙滩上一坐，镇上的孩子就会主动让开，但并不走远，而是躲在沙滩后面的玉米地里，羡慕地看着大院孩子身上穿的花花绿绿的游泳裤、游泳衣；而他们自己身上什么都没穿。

如今，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大院孩子来到了他们中间。

“尺宗泽是谁？”万柳用手指着挂在山门上的小黑板问。

“你说啥子哟？”一个坐在门槛上的孩子瞪大了眼睛问。

“尺宗泽是谁？”万柳再次用手指着小黑板。

“哈哈……”孩子们都笑了起来。

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笑，有的孩子不一会儿就笑出了眼泪，一个孩子竟笑得躺到了地上。



“笑什么？”万柳有些搞不明白。

“那个字不念尺，念庾。”

这个时候山门旁一个大石狮子的下面传出一个中年人的声音。

杨树和万柳这才发现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坐在藤椅上。

孩子们继续笑着，笑声招来了更多镇上的孩子。这群孩子围在杨树和万柳身边。

“大院的娃子读错字喽！”那个笑得躺在地上的孩子幸灾乐祸地喊道。

“哦——”镇上的孩子欢呼起来。

“庾娃子，你要不随这个姓，你也不见得认识。”山羊胡子冲躺在地上的那个孩子说，显然是在为杨树和万柳解围。

“不要理这群没礼貌的娃子。”山羊胡子安慰着杨树和万柳，“这个‘庾’字很少见，是生僻字。”

杨树和万柳红着脸，万柳懊恼地想，刚才镇上的孩子念的确实是庾，当时自己还在想这个‘庾’字怎么写呢。他直怪自己看到小黑板上的字后没过脑子就念了出来。



“明天晚上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最后还有变脸。”

山羊胡子邀请着。

“变脸是什么？”万柳惊讶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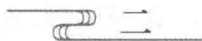
“你们大院里的娃娃，电影看得倒不少，可怎么就没看过川剧呢？”山羊胡子遗憾地问。

山羊胡子说的没错，大院的露天电影场每周三的晚上都会放一场免费电影，大院外的老乡知道后，都会赶过来。散场后杨树和万柳回到家里，透过窗户都会看到远远的山路上那些流动着的火把，那是老乡们用来照路的。

而川剧，杨树和万柳不仅没有看过，也没听说过，所以更别提变脸了。

“是脸变样了吗？”还是杨树反应快，根据字义联想起来。

“对头，是脸变样喽……”山羊胡子捋着胡子笑了起来，“来嘛，来看一下不就晓得了。”



第二天吃过晚饭，杨树和万柳紧赶慢赶来到镇上。